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二

左編

夷類

吐蕃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
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折克水西，祖曰鶻
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
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
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僕檀，嗣爲乞佛熾盤所滅。樊尼
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

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云其俗謂疆雄曰贊
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其官有大相副相曰大
論小論又有內大相曰論莽熟地有君長曰棄宗弄
贊其爲人慷慨才雄常驅野馬犛牛馳刺之以爲樂
西域諸國共臣之太宗貞觀八年始遣使者來朝帝
遣行人下書曉撫弄贊聞突厥吐谷渾並得尚公主
乃遣使齎幣求昏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
厚幾得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殆有以間我
乎弄贊怒率羊同共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抗走青
海之陰盡取其貲畜又攻党項白蘭羌破之勒兵至

十萬入寇松州、命使者貢金甲、且言迎公主、謂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韓威輕出覘賊、反爲所敗、屬羌大擾、皆叛以應賊、乃詔吏部尚書侯君集爲行軍大總管率步騎五萬進討、自松州夜襲其營、斬首千級、初、弄贊東寇連歲不解、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而去、以使者來謝罪、固請昏許之、遣大論薛祿東贊獻黃金五千兩、它寶稱是、以爲聘、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贊率兵次柏海、親迎、見道宗執婿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繡綯焜熳、

沮歸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爲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遂立官室以居公主，惡國人諸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櫛氈罽、紩綯、爲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帝伐遼還，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並臣治之高麗，恃遠弗率於禮。天子自將度遼，隳城陷陳，日凱旋，雖鴈飛于天，無是之速。夫鷙猶鴈也，臣謹治黃金爲鷙，以獻其高七尺，中實酒二斛。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西域爲中天竺所鈔，弄贊發精兵從玄策討破之，來獻俘。高祖卽位，弄贊獻金器十五種，以

薦昭陵進封寶王賜餉蕃渥又請蠶種酒人與礮礮等諸工詔許之永徽初弄贊死無子立其孫幼不事故祿東贊相其國初太宗旣許降文成公主贊普使祿東贊來迎召見顧問進對令吉太宗禮之有異諸蕃乃拜祿東贊爲右衛大將軍又以琅琊長公主外孫女段氏妻之祿贊東辭曰臣本國有婦父母所聘情不忍乖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安敢輒娶太宗嘉之欲撫以厚恩雖奇其答而不遂其請有子曰欽陵日贊婆祿東贊从而兄弟並當國自是歲入邊盡破有諸羌羈縻十二州十八州率于闐取龜茲拔摸城

於是安西四鎮並廢詔將軍薛仁貴爲遷娑道總管出討吐蕃拜護吐谷渾還國師凡十餘萬至大非川爲欽陵所拒王師敗績遂滅吐谷渾而盡有其地儀鳳四年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欽陵復擅政永昌三年詔王孝傑爲武威道總管唐休璟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議者請廢四鎮勿有也右史崔融獻議曰張騫始通西城列四郡據兩關斷匈奴右臂稍稍度河湟築令居以絕南羌於是障候亭燧出長城數千里領府庫、殲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筭繙法稅舟車

榷酒酤。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右驥踰高昌，歷車師，鉢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羌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憺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渡而北，則伊西北廷安西諸蕃悉亾。議乃格。欽陵遣使者隨郭元振入請和親，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爲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

望未絕。則善矣。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欽。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欽陵方提兵居外。贊普託言獵卽勒兵執其親黨二千餘人。殺之。發使者召欽陵。贊婆、欽陵不受命。贊普自討之。未戰。欽陵兵潰。乃自殺。左右殉而死者百餘人。贊婆以所部及兄子恭部支等。欽塞。明年乃獻馬黃金。求昏。而虜南屬帳皆叛。贊普自討死于軍。諸子爭立。因

人立棄隸蹠贊爲贊普始七歲使者來告喪且求聞
又使大臣悉董熟固求斥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
公主妻之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節送公主至吐蕃
自築城以居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外雖和而陰衝怒
卽厚餉矩請河西九曲爲公主湯沐矩表與其誤地自
是虜益張雄易入寇玄宗開元二年其相坌達延上
書宰相請載盟文定境於河源未及定坌達延將兵
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渭掠監馬楊矩懼自殺有詔薛
訥爲隴右防禦使與王晙等并力擊帝怒下詔自將
討之會晙等戰武階晙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

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之虜以爲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驍復夜出兵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同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堡又敗之斬首萬七千衆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洮水爲不流帝乃罷行宰相建言吐蕃本以河爲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置獨山九曲二軍距積石二百里今既負約請毀橋復守河如約詔可金城公主上書求聽修好且言贊普君臣欲與天子共署誓刻吐蕃又遣使者上書請新誓帝謂昔已和親有成

言尋前盟可矣不許復誓自是歲朝貢不犯邊十年
攻小勃律圍其王沒謹恠詔書北庭節度使張孝嵩
曰勃律唐西門失之則四方諸國皆墮吐蕃都護圖
之孝嵩聽許遣疏勒副使張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
馳與謹恠兵夾擊吐蕃死者數萬多取鎧仗馬羊復
九城故地後二年吐蕃將悉諾邏兵入大斗拔谷遂
攻甘州火鄉聚王君奐勒兵避其鋒不戰會大雪吐
蕃敵凍如積乃踰積石軍趨西道以歸君奐豫遣謀
出塞燒野草皆盡悉諾邏頓大非川無所牧馬歟過
寧會君奐爲回紇所殺功不遂帝乃用蕭嵩爲河西

節度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餘衆築
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鬪志
守珪曰彼衆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
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
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
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爲都督府以
守珪爲都督悉諾邏威名甚盛蕭嵩縱反間於吐蕃
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吐蕃
數敗而懼屢請和親於是忠王友皇甫惟明並言約
和便帝曰贊普向上書悖慢朕必滅之母議和惟明

曰答贊普幼是必邊將好功之人爲之以激怒陛下
且二國交惡必興師師興則隱盜財利詐功級希陞
下過賞以甘心焉此皆奸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今
河西隴右費耗力窮陛下幸詔金城公主許贊普約
以紓邊患息民之上策也帝采其言敕惟明及中人
張元方往聘以書賜公主惟明見贊普言天子意贊
普大喜因悉出貞觀以來書詔示惟明厚饋獻使各
悉牒隨使者入朝奉表使者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
內之悉臘略通華文旣晏與語禮甚厚賜紫服金魚
悉臘受服辭魚曰國無是不敢當帝遣御史大夫崔

琳報聘吐蕃又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固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爲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又請五經正字裴光庭等奏吐蕃聾昧頑嚚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慚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亦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金城公主薨明年爲發哀天寶六載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大將軍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大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

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
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克臣恐
所得不如所亾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
之上意不快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
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
制以安西副都護高仙芝爲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
之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勒溝川分軍爲三道期
以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吐蕃有兵近萬人
不意唐兵猝至太驚依山拒戰礮燭如雨仙芝以郎
將李嗣業爲陌刀將令之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

業執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
斬首五千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
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
守其城復進三日至墺駒嶺千峻阪四十餘里前有
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
爲阿弩越城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
藤橋已斫斷矣娑夷卽弱水也其水不能勝草芥藤
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
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
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

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繒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大至已無及矣藤橋濶盡一矢力修之期年乃成八月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是時吐蕃與南詔蠻閻羅鳳聯兵攻瀘南劍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姦罔上自言破蠻衆六萬於雲南拔改洪州等三城獻俘口哥舒翰破洪濟大漠門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縣於是

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洮河郡於積河西、及完秀軍以
實河曲、後二年蘇毗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姓
李氏、蘇毗疆部也、是歲贊普死、子率悉籠臘贊嗣遣
使者修好詔京兆少尹崔光遠持節齋冊弔祠還貞
觀中、李靖破吐谷渾、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爾開
西域、置四鎮、於是歲調山東丁男爲戍卒、繒帛爲軍
資、有屯田以資糗糧、牧使以媿羊馬、大軍萬人、小軍
千人、烽戍邏卒萬里相繼、隴右鄯州爲節度、河西涼
州爲節度、安西北庭亦置節度、關內則於靈州置朔
方節度、又有受降城、單于都護庭爲之藩衛、及潼關

失守河洛。阻兵於是盡徵河隴朔方之將鎮兵入靖國難。謂之行營。曩時軍管邊州無備預矣。至德初取雋州及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來請討賊且修好。然歲內侵取廓岷等州及河源莫門軍使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譖姑務得患乃詔宰相郭子儀蕭華等與盟。代宗幸陝高暉導虜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擅作赦令置官吏。郭子儀退軍南保商州。吐蕃居城十五日退。官軍收上都以郭子儀爲留守。初車駕東幸衣冠戚里盡南投荆襄及隱竄山谷。於是六軍將士持兵剽劫所在阻絕。郭子儀領部

曲數百人及其妻子僕從南入牛心谷馳馬車牛數百兩子儀遲留未知所適行軍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監察御史李萼謂子儀曰今公身爲元帥主上蒙塵于外國家之事一至於此今吐蕃之勢日逼豈可懷安於谷中何不南趨商州漸赴行在子儀遽從之延昌曰吐蕃知令公南行必分兵來逼若當大路事卽危矣不如取王山路而去出其不意子儀又從之延昌與李萼皆從子儀子儀之隊千餘人山路狹隘連延百餘里人不得馳延昌與萼恐狹徑被追前後不相救至倒廻口遂與子儀別行踰絕澗登七盤道

二人好作
辛子儀亦
失其力

于商州先是六軍將張知節與麾下數百人自城奔于商州大掠避難朝官士庶及居人資財鞍馬已有日矣延昌與萼既至說知節曰將軍身掌禁兵軍敗而不赴行在又恣其下虜掠何所歸乎今郭令公元帥也已欲至洛南將軍若整頓士卒喻以禍福請令公來撫之以圖收長安此則將軍非常之功也知節大悅其時諸軍將臧希讓高昇彭體盈李惟說等

人各有部曲率其數十騎相次而至又從其計皆相率爲軍約不侵暴延昌留于軍中至約萼以數騎往迎子儀去洛南十餘里及之遂與子儀廻至商州諸

將大喜皆遵其約束吐蕃將入京師前光祿卿殷仲卿逃難而出鞍馬衣服盡爲土賊所掠仲卿至藍田糾合散兵及諸驍勇願從者百餘人南保藍田以拒吐蕃其衆漸振至于千人子儀既至商州未知仲卿之舉募人往探賊勢羽林將軍長孫全緒請行以二百騎隸之又令太子賓客第五琦攝京兆尹同收長安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廣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仲卿探知官軍其勢益壯遂相爲表裏以狀聞于子儀仲卿二百餘騎遊奕直渡滻水吐蕃懼問百姓百姓皆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領衆郊牧長

安大軍不知其數。賊以爲然，遂抽軍而還。餘衆尚在城。軍撫王撫及御史大夫王仲昇頽兵自死。中入椎鼓大呼，仲卿之師又入城。吐蕃皆犇走，乃收上都。郭子儀乘之，鼓行入長安。人心乃安。吐蕃退圍鳳翔。節度孫志直閉門拒之。吐蕃圍守數日，會鎮西節度兼御史中丞馬璘領精騎千餘自河西救楊志烈，廻引兵入城。遲明，單騎持滿直衝賊衆，左右願從者百餘騎。璘奮擊大呼，賊徒披靡，無敢當者。賊疲而歸，賊衆恃其驍勇，翊日又逼城請戰。璘被甲開懸門，賊乃抽退。皆曰：「此將不惜死，不可當。」且避，又復屯原會成渭。

之，地子儀之入長安也，高暉東奔，至潼關守。將李日
越殺之。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天子還京。永泰元
年，吐蕃請和，詔宰相元載、杜鴻漸與虜使者同盟。懷
恩不得志，導虜與回紇、党項、羌、渾奴刺犯邊。吐蕃大
猶尚結贊等衆二十萬至醴泉奉天。邠將白孝德不能
抗，任敷以兵畧鳳翔、盩厔。於是京師戒嚴。朔方兵
馬使渾日進屯奉天。詔子儀以河中兵屯涇陽。李忠
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
奉先、李日越屯墊厔。李抱真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
杜冕屯坊州。天子自率六軍屯于苑。吐蕃逼奉天。月

進以單騎馳之士二百踵進左右擊刺射皆應弦仆
虜大驚辟易曰進挾虜一將躍出舉軍望而謠士退
無一矢着身者明日薄城日進發機石勁弩故兵多
死凡三日虜歛軍入壁日進知虜曲折即斫其營斬
千餘級生擒五百又戰馬嵬凡七日破賊萬人斬首
五千獲馬橐它幟械甚衆帝欲自討賊下詔大搜馬
京師始置團練都人震擾鑿垣亡去者十八會懷恩
死虜謀無主遂與回紇爭長回紇怒詣子儀請擊吐
蕃自効子儀許之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於靈臺西
大破之降僕固名臣帝乃班師德宗卽位先內靖方

族

宋興

鎮顧歲與虜角其凶獲相償欲以德緩懷之遣太常少卿韋倫持節歸其俘五百厚給衣褚切敕遣吏護亭障無輒侵虜地吐蕃始聞未信使者入境乃皆感

詐謹

畏是時乞立贊爲贊普曰我乃有

不及串一也山陵不及蹲二也不知舅卽位而發兵攻靈州入扶文侵灌口三也卽發使者隨倫入朝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恨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乃用臣禮卑我又請雲州西盡賀蘭山爲吐蕃境邀漢衡奏天子乃遣入蕃使判官常魯與論悉諾羅入朝道贊普語且引景龍詔書曰唐使至甥先爲

盟。蕃使至，舅亦將親盟。贊普曰：其禮本均，帝許之。以獻爲進，賜爲寄。領取爲領之。以前宰相楊炎不通故事，爲解，并約地於賀蘭。帝命宰相尚書與虜使者盟長安而清水之約疆場，不定復令漢衡決於贊普。乃克盟。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界之。會大疫，虜輒引去。及泚平，責先約求地。天子薄其勞，第賜詔書，償結贊普羅等帛萬匹。於是虜以爲怨。貞元二年詔倉部郎中趙健往使，而虜已犯涇隴邠寧掠人畜，敗田稼。內州皆閉壁游騎至好畤，又遣左監門將軍康成使于吐蕃。鳳翔李晟遣部將王佖夜襲賊營，率曉

勇三千人入汧陽。誠之曰：「賊之大衆當過城下，慎無擊其首尾。首尾雖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之，汝必受其弊。但候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出其不意，乃是奇功。」佖如其言，出擊之。賊衆果敗，副將史廷玉力戰死之。又寇鳳翔城下，李晟出兵禦之。一夕而退。天子以邊人殘沒，下詔避正殿，痛自咎。詔駱元光經略鹽夏，結贊得鹽，夏皆戍以兵，乃自屯鳴沙。然饋餉數困，於是駱元光韓游瓌演塞而屯馬燉。燉為石州，跨河西、掎角，結贊大懼。屢請盟，帝使報結盟。蕃希全守靈州，有分地，不可以越境觀。既徙官以

臧不知變
耶似翰一
籌

渾滅爲盟會使、約五月盟清水、使先效二州以驗虜信、贊辭清水非吉地、請會原州之土梨樹、乃歸二州、天子從之、渾瑊與尚結贊會於平涼、初、瑊與結贊約以兵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及將盟、又約各益遊軍相覘伺、結贊擁精騎數萬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師、瑊之將梁奉真率六十騎爲遊軍、纔至番中皆被執、留瑊不虞也、結贊又遣人請瑊曰：請侍中以下服衣冠劍佩以俟命、蓋誘其下馬、將劫持之、瑊與崔漢衡監軍特進宋鳳朝等皆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贊命伐鼓三聲、其衆呼譟而至、瑊遽

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歸時馬不加銜、臧伏於
亂而手加之凡馳十餘里銜方及口故追騎之矢遇
而不傷焉唯臧之裨將辛榮招合數百人據北阜與
賊接戰須臾賊衆四合榮力屈而降鳳朝及臧判官
韓弇並爲亂兵所殺漢衡及中官劉延邕俱文殄及
神策鳳翔河東大將孟日華等六十餘人皆陷焉餘
將士及夫役死者四五百人驅掠者千餘人咸被解
奪其衣初漢衡爲亂兵所擊其從吏呂溫以身蔽之
汎中溫而漢衡獲免漢衡乃夷言謂執者曰我漢使
崔尚書也結贊與我善如若殺我結贊亦殺汝乃捨

之盡驅而西既已面縛各以一木自領至趾約于身
以毛繩三束之又以毛繩連其髮而約之夜皆踣于
地以髮繩各繫一撅又以毛罽都覆之守衛者臥其
上以防其亾逸也結贊屯石門以俱文珍歸唐而囚
漢衡河州帝猶使中人齋詔書賜贊結拒不不受初城
與駱元光將發涇州元光謂城曰本奉詔令營於濬
原堡以應援侍中竊以潘原去盟所六七十里蕃情
多詐侍中儻有急何由知之請次侍中爲營以虞其
變城以非詔旨固止之元光與同進城之營西去盟
所二十餘里元光之營次之其濠柵頗深固城之濠

柵可踰越焉。及城單騎奔歸，未及其營。守將李朝彩不能整衆，多已奔散。城之至空營而已。器械資糧悉棄之。賴元光之衆，陣于營中。城旣入，賊追騎方退。元光乃先遣韜重，次與城俱申其號令，嚴其部伍而還。城復鎮于奉天城，與吐蕃會盟之日，上御便殿，謂宰相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士與卿同歡，馬燧前賀曰：「今之一盟，百年內更無蕃寇。」宰相柳渾曰：「五帝無詰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豈又行於夷狄。人面獸心，難以信結。今日之盟約，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臣生長邊城，知蕃戎心。今日之事，誠如渾言。」

上變色其夜三更邠寧節度韓遊瓌飛驛內苑門奏
盟會不成將校覆沒兵臨近鎮上驚歎卽遞其表以
示之詰旦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士而萬里知軍
戎之情結贊召漢衡至石門以五騎逆境上遣使者
奉表來李觀曰有詔不內吐蕃使者受漢衡等放其
使吐蕃圍華亭絕汲道守將王仙鶴請赦於隴州刺
史蘇清汚令太平兵越之虜遁戰太平不勝引還虜
日千騎四掠隴兵不敢出虜積薪將焚華亭仙鶴以
衆降清汚潛兵大象龕夜半約城中舉火燭天虜衆
驚因襲其營乃去更攻連雲堡飛石投市井皆滿爲

盧梁絕壘而升、守將降于虜、虜分捕山間亡人及牛羊率萬計、涇隴邠之民蕩然盡矣、諸將曾不能一俘但賀賊出塞而已、連雲堡涇要地也、三垂峭絕、北據高虜所進退、候火易通、既失之城下、卽虜境、每蔬稼必陳兵于野、故多失時、初、吐萬盜塞、畏春夏疾疫、常以盛秋及是得唐俘、多厚給產質其孥、故盛夏入邊、自虜得鹽州、塞防無以障遏、而靈武單露、鄜防侵迫、寇日以騎數、入爲邊患、帝復詔城之、使涇原効南山、南深入窮討、分其兵、母令專向東方、合兵三萬、使板築之役者六千人、餘皆陳城下、九年始載、閱二旬訖

功而虜兵不出。遂以兼御史大夫統于遂成之。當是時，韋臯功最多。破堡壁五十餘所。又與南詔破之于神川于鐵橋。臯俘馘三萬。降其首領十二年。尚結贊死。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他道。上復使問之。曰：向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木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

至無能爲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
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
集聚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
之。二月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
不可屯軍。判官孟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
井何以聚人乎。命浚眢井。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夏
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
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壠三百里。明年
贊普死。其子足之煎立元和。三年春正月。臨涇鎮將
郝玼以臨涇地險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

言於涇原節度使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七年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土馬城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

急不知
之又患爲
人所中
天下事
夷夏

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宦者所
沮而止八年初吐蕃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
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
使王佖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
自是朔方禦寇不暇十二年貶前入吐蕃使秘書少
監田洎柳州司戶初洎入蕃爲弔祭使蕃請於長武
城下會盟洎懦怯恐不得還唯唯而已至是西戎入
寇且曰田洎許我統兵馬赴盟誓遂貶之戎人實以
邊將擾之致忿徒假洎爲辭也涇州上言吐蕃大將
並退于是罷神策行營兵自田縉統夏州以貪狠侵

馬縉王
之貪不
而好財
曲當有法

擾党項苦之屢引西戎犯塞及是大兵入寇邊將郝
玼數襲擊蕃壘殺戮甚衆邠州李光顏復以全師而
至戎人懼而退蓋田緝始生國患而賴光顏郝玼之
驅戮也十四年吐蕃節度使論二摩總兵十五萬圍
鹽州爲飛梯鵝車攻城刺史同人李文悅拒之城壞輒補
夜襲其營晝出戰破虜萬人積三旬不能拔朔方將
史同人敬奉以奇兵繞出虜背大破之解圍去會昌二年
贊普死無子以妃紺兄子乞離胡爲贊普始三歲妃
共治其國大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肯拜曰贊普支
屬尚多何至立紺氏子邪哭而出用事者共殺之別

將尚恐熱爲落門川討擊使謫詭善幻約三部得萬騎擊鄯州節度使尚婢婢略地至渭州與其宰相尚思羅戰薄寒山思羅敗走松州合蘇毗吐渾羊同兵八萬保洮河自守恐熱謂蘇毗等曰宰相兄弟殺贊普天神使我舉義兵誅不道爾屬乃助逆背國耶蘇毗等疑而不戰恐熱麾輕騎涉河諸部先降并其衆至十餘萬禽思羅縊殺之恐熱自號宰相以兵二千萬擊婢婢婢遣將龐結心莽羅薛呂擊恐熱於河州之南伏兵四萬結心據山射書極罵恐熱怒甚盛兵出鬪結心僞北恐熱追至數十里莽羅薛呂以伏

兵、袁、擊、大、風、雨、河、溢、溺、死、甚、衆、恐、熱、單、騎、而、逃、婢、婢、將、燭、盧、輩、力、用、負、礮、自、固、以、困、恐、熱、大、將、磨、離、熊、子、不、從、乃、辭、疾、先、歸、熊、子、急、擊、恐、熱、一、戰、而、歿、婢、婢、糧、盡、引、衆、趨、甘、州、西、境、以、拓、拔、懷、光、居、守、恐、熱、麾、下、多、歸、之、恐、熱、大、畧、鄯、廓、瓜、肅、伊、西、等、州、所、過、捕、戮、積、尸、狼、籍、麾、下、內、怨、皆、欲、圖、之、乃、揚、聲、將、請、唐、兵、五、十、萬、其、定、其、亂、保、渭、州、求、冊、爲、贊、普、奉、表、降、唐、且、求、河、渭、節、度、使、帝、不、許、還、過、咸、陽、橋、咄、歎、曰、我、舉、大、事、覬、得、濟、此、河、與、居、分、境、於、是、復、趨、落、門、川、將、散、卒、將、寇、邊、會、久、雨、糧、絕、恐、熱、還、奔、廓、州、於、是、復、清、水、涇、原、原、州

石門等六關得人畜幾萬取安樂州詔爲威州邠寧復蕭關鳳翔收秦州山南得扶州鳳翔兵與吐蕃戰隴州斬首五百級是歲河隴高年千餘見關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皆爲解辯易服因詔差賜四道兵錄有勞者三州七關地腴衍者聽民墾耕貸五歲賦溫池委度支榷其鹽以贍邊四道兵能營田者爲給牛種成者倍其資餽再歲一代商賈往來於邊者關鎮母何留兵欲墾田與民同會僕固俊與吐蕃大戰斬恐熱首傳京師八年義湖入朝宋建隆二年靈武五部以橐駝良馬致貢來離等八族酋長越嵬等

護送入界勅書獎諭秦州首領尚波干傷殺采造務
卒知州高防捕擊其黨四十七人以狀聞上乃以吳
廷祚爲雄武軍節度代防安斬之令廷祚齋勅書賜
尚波干等會吳廷祚往伸安撫及還舊地所宜共體
恩旨各歸本族仍以錦袍銀帶賜之尚波干等感悅
是年秋乃獻伏羌地太平興國三年秦州諸族數來
寇掠三陽麻穰弓門等砦監軍巡檢使周承瑨等擊
敗之斬首數十級腰斬不用命卒九人于境上太宗
乃詔曰秦州內屬三族等頃慕華風聿求內附咸遂
底寧近聞乘蕃育之資來撓邊疆豈朕信之未孚而

吏撫之不至並觸釁咎特示威懷今後或更剽削吏
卽捕治寘之于法不須以聞八年諸種以馬來獻太
宗召其酋長對于崇政殿厚加慰撫使賜以東帛有
漢民三百戶城周回十五里如鳳形相傳李軌舊治
也皆龍鉢自述云詔以龍鉢爲安遠大將軍四年知
鎮戎軍李繼和言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願戮
力討繼還請授以刺史仍給稟祿經畧使張齊賢又
請封六谷王兼招討使其年潘羅支遣部下李萬山
率兵討賊胎書繼和請師期先是遣宋沆等爲安撫
副使未行上謂宰相曰朕看昭會圖頗記吐蕃反覆

狼子野心之事。今已議王超等領甲馬援靈州。若難爲追襲。卽靈州便可制置。沈等不須遣止。一使以會兵告之。五年十月。羅支又言賊遷送鐵箭。誘臣部族已戮一人。縛一人聽朝旨。詔褒諭之。聽自處置。六年又遣咩逋族蕃官成逋馳騎至鎮戎軍。請會兵討賊。邊臣疑成逋詐護送部署司成逋懼。逸馬墜崖死。上聞甚嘆息之。曰此泥埋之子族人畏其勇。父子皆有戰功。凡再詣闕。朕皆召見。獎其向化。詔効鎮戎官吏。仍令渭州以禮葬之。其年。原渭蕃部三十二族納質來歸。羅支又遣蕃官來貢。表言感朝廷恩信。情繼

遷、偏、韃、巴、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乃、以、羅、
支、爲、朔、方、軍、節、度、使、賜、以、鎧、甲、器、幣、羅、支、屢、請、王、駟、
助、擊、賊、議、者、以、西、涼、去、渭、州、限、河、路、遠、不、可、預、綱、師、
期、上、曰、繼、遷、常、在、地、斤、三、山、之、東、每、來、羌、邊、及、官、軍、
出、則、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捍、禦、與、官、軍、合、勢、亦、
國、家、之、利、降、詔、許、之、繼、遷、攻、西、蕃、遂、入、西、涼、府、知、州、
丁、惟、清、階、沒、羅、支、僞、降、未、幾、集、六、谷、諸、豪、傑、者、龍、族、
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遁、死、是、月、會、繼、遷、黨、攻、
者、龍、羅、支、率、百、餘、騎、急、赴、將、議、合、擊、遂、爲、二、族、戮、于、
帳、詔、贈、羅、支、武、威、郡、王、遣、使、贈、卹、其、家、者、龍、凡、十、
三、

族而六族附迷般囑及日逋吉羅丹西涼府旣聞羅
支遇害乃率龕谷蘭舟宗哥覓諾諸族攻者龍六族
六族悉竄山谷中詔使者安集之六谷諸豪乃議立
羅支弟廝鐸督爲首領二年廝鐸督遣其甥來貢仍
上與趙德明戰鬪功狀舊制弓矢兵器不入外夷時
西涼樣丹族上表求市弓矢上以樣丹宣力西陲委
以捍敵特令渭州給賜因別賜廝鐸督以重恩意三
年鐸督言部落疾疫詔賜白龍腦犀角硫董安息香
白紫石英等藥凡七十二種使者感悅而去族帳感
恩皆稽颡自誓不爲邊患四年邊臣言趙德明謀劫

西涼襲回鶻上以六谷甘州久推忠順思撫寧之乃遣使諭廝鐸督令援結回鶻爲備并賜鐸督茶藥襲衣金帶及部落物有差鐸督奉表謝大中祥符元年

秦州曹瑋言熟戶郭廝敦賞樣丹皆大族樣丹輒作文法謀叛廝敦密以告約半月殺之至是果携樣丹首來上以廝敦陰害樣丹不欲明加恩獎以疑懼諸族時方議築南使城遂以廝敦獻地爲名詔授順州刺史瑋破魚角蟬戮賞樣丹二酋由是前拒王師者伏匿避罪瑋誘召之許納罰首過既而至者數千人凡納馬六千匹給以匹綵或以少爲訴者瑋斥之曰

是贖罪物汝輩敢希利耶戎族聞之皆畏服唃廝羅者籍出贊普之後廝羅與李立遵不協更徙邈川以溫逋哥爲論逋有勝兵六七萬與趙德明抗希望朝廷恩命知秦州張佶奏請拒絕涇原鈴轄曹瑋上言宜厚啗廝羅以扼德明而立遵屢表求贊普號朝議以贊普戎王也立遵居廝羅下不應妄予乃用廝鐸督恩例授立遵保順軍節度使已而逋哥爲亂因廝羅置阱中出收不附已者守猝人間出之廝羅集兵殺逋哥徙居青唐西夏趙元昊侵略其界兵臨河湟廝羅知衆寡不敵壁鄯州不出陰間元昊頗得其虛

實。元昊已渡河。挿幟志其淺。斬驛潛使人移。稀深處。
以誤元昊。及大戰。元昊潰而歸。士卒、視幟渡溺死十八
九。所鹵獲甚衆。自是數以奇計破元昊。遂不敢窺其
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三

左編

夷類

西夏

太宗嘗宴羣臣苑中謂李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繼遷繼捧從弟也高祖思忠嘗從兄思恭計黃巢拒賊於渭橋有鐵鶴射之沒羽城駭之遂先士卒戰沒建隆四年繼遷生於銀州無定河生而有齒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繼捧之歸宋時年二十

留居銀州及使至召總麻親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太平興國八年知夏州尹憲與都巡檢曹光實俱知夜襲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遁免獲其母與妻繼遷復連娶豪族轉遷無常漸以強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歸之三年遼以義成公主嫁繼遷冊爲夏國王四年知夏州安守忠以三萬衆戰於王亭鎮敗績繼遷至城門而返淳化四年轉運副使鄭文寶議禁鹽池用困繼遷數月邊人四十二族萬餘騎寇環州屠小康堡太

宋初已作
英因規擬

宗乃遣錢若水弛其禁，因撫慰之。五年，保吉襲保忠走之，李繼隆執保忠，詔削趙保吉所賜姓名，至道初，遣左都押衙張浦以橐它良馬來獻。太宗令衛士翻開超乘，引疆奪槊於後園，俾浦等觀，且令兵士皆拓兩石弓。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浦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則已遁矣。况敢敵乎？」繼遷乞禁邊盜掠，詔令謹守疆場，還所盜物，拜繼遷鄜州節度使。不受，乃以浦爲鄭州團練留京師。二年春，命洛苑使白守榮等護送芻粟四十萬于靈州，且令車重先後，作三隊。丁夫持弓矢自衛，士卒布方陣以護之，遇敵

則戰可以無失復令會州觀察使田紹斌兵應援而
守榮乃併爲一運繼遷邀擊于浦洛河紹斌不救衆
潰運餽盡爲繼遷所得太宗聞之怒九月親部分諸
將李繼隆出環州繼隆奏以環州路迂乃自青崗峽
徑趣平夏直擣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必敗
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行數日
與丁罕合又行十餘日無所見乃引還張守恩遇之
不戰而遁王超范廷召遇之烏白池時虜銳甚超持
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爲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
虜遂却遼亦遣使冊德明爲大夏國王明年出侵回

鶻恒星晝見德明懼而還三年境內饑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時王旦爲相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其來取德明旣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四年遼王親將兵五十萬以狩爲言來攻京甸德明帥衆逆拒敗之五年遼復遣使脅玉冊金印冊爲大夏國王德明妻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嵬天聖六年德明遣子元昊攻甘州拔之八年瓜州王以千騎降於夏火星入南斗九年十月德明卒子曩霄立曩霄本名元昊小字嵬理國語謂借爲嵬富貴爲理嘗獨引兵襲破回鶻奪甘州

遂立爲太子數諫其父母臣宋父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畜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爲旣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元昊自率衆攻猫牛城一月不下旣而許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帶星嶺諸城唃斯羅部將安子羅以兵絕歸路元昊晝夜角戰二百餘日子羅敗遂取瓜沙肅三州元昊旣還欲南侵恐唃斯羅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侵至馬箇山築城凡州元昊旣悉有夏銀綏宥靜靈延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

龍皆卽堡鎮虢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
大建官以嵬名守全帳張絳楊廓徐敏宗張文顯輩
主謀議以鍾鼎臣典文書以成逋克成賞都臯都如
定多多馬竇惟吉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置十二
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自河北至午臘羈山七萬
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惟精
山等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
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
訛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
爲鎮守總五十餘萬而苦戰倚山訛者橫山砦

平夏兵不及也。宋寶慶元年，表遣使詣五臺山供佛，
實欲窺河東道路與諸豪取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靜
德寒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
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
昊。元昊殺之，遂築壇受冊。卽皇帝位。元昊表至羣臣
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卽滅矣。諫官吳育
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
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
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牧
之。」不報。未幾，詔削奪官爵，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殺

元昊若斬首獻者卽爲定難軍節度使而元昊又遣人齎嬪書納旌節及所授勅告置神明匣留歸娘族而去十一月以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爲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略夏州又命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蹙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堠嚴卒乘來卽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耳况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

卷之三
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卒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巢穴須涉大海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鞭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勝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喚斯囉并力破賊四度地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

壯士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廳關中
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饑
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伐反以竦爲
怯冬十月元昊寇保安軍指揮狄青擊敗之种世衡
於延安東北二百里築青澗城康定元年環慶路鉛
轄高繼隆知慶州張崇俊攻後橋而乘遠砦主武英
入自北門拔之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澗砦疎土
兵寡弱又無宿將元昊將攻延州知州范雍何不速易聞之懼
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旣而元昊
盛兵攻保安軍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

召之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却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劙遮留得千餘人轉鬪三日平遂興元孫等皆沒于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卽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屢斬范雍貶知安州而贈平元孫官時著作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略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

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州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必救形勢格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帝以元昊勢益猖獗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誅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拔兵不動以觀釁許臣稍稍以恩信招降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澤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乃詔仲淹與琦等同謀仲淹言臣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

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况橫山
蕃部散居亦多，設保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
見其利。琦又令尹洙之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元昊
遣使與仲淹約和，仲淹復書，令去帝號盡臣節。琦聞
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令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
月，元昊果攻渭州，逼懷遠城。韓琦微巡邊至高平，盡
發鎮戍兵，及募勇士得萬人，命行營總管任福等併
擊之。都監桑憚爲前鋒，鉛轄、朱觀都監、武英繼之。福
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趣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
敵之後，諸砦相拒，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

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或違節制
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趣懷遠掠龍川遇鎮戎西
一巡檢常鼎劉肅與夏人對壘於張家堡斬首數百
敵棄馬羊橐駝佯北乘憚以騎兵趣之福分兵與憚
踵其後謀傳賊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憚爲一軍
屯好水川川與能家川隔在隴山外觀英爲一軍屯
籠絡川相離五里期以明日會兵不使夏人一騎遁
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給士馬乏食
者三日元昊自將精騎十萬營于川口謀者言夏人
有砦數不多兵益進詣且福與憚循好水川西行出

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廩
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爲先鋒見道旁置數銀
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
懸哨家鵠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
懌先犯中軍繼之自辰至午酣戰夏人陣中忽樹鮑
老旗長二丈餘懌等莫測旣而鮑老揮右則右伏出
揮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懌劉肅及福子
懷亮皆戰沒小校劉進勸福免福不聽聽揮四外鐵
箇挺身決鬪鏘中左頰絕其喉而死敵乃并兵攻觀
英初渭川都監趙凖將瓦亭寨騎兵三千餘爲諸將

後繼是日朱觀武英兵會能家川與夏人遇陣合王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人助觀略陣陣堅不可動英重傷不能出軍戰自午至申夏軍益至東陣步兵大潰衆遂奔珪英津皆死於陣觀以千餘人保民垣發矢四射會暮夏軍引去將校士卒死者萬三百人開右震動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趣利故至甚敗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痍者相半元昊乃歸塞門砦主高延德因乞和知延州范仲淹爲書陳禍福以喻之元昊使其親信野利旺榮復書語猶嫚知延州龐籍言夏境

我詐彼也
彼詐我亦
初當
覺兩平道

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遂令知保安軍鈔拯諭旺榮言公方持靈夏兵倘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九中遣旺榮諭以旱歸之意欲元昊得之疑旺榮旺榮得之笑曰种使君亦長矣何爲此兒戲邪因嵩寄中歲餘知渭州王沿總管葛懷敏使僧法淳持書往而旺榮乃出嵩與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城自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藉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是時葛懷敏徙涇原經略副使王沿使懷敏督諸砦

兵禦之分諸將爲四路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
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
路已繼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懷敏通時事善候人
情故多以才薦之及用爲將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
覆軍獨范仲淹嘗言其猾懦不知兵議者欲以金繒
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
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爲萬世利及
太宗時將帥多舊人猶能伏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
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
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况今武臣

多親舊恩倅出卽爲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倅之弊也請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受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二推恩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元昊以慶曆八年正月殂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囚諱祚幼弱母族專政以節鉞啖其三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上諾其言乃冊諱祚爲夏國主八年知府州折繼祖卒初繼祖欲

解去州事下河東安撫梁適體量適言折氏世襲此州比年監司一以條約繩之尤爲煩密繼祖不自安故欲解去乞慰存之詔不許至是卒以其子克柔權領州事神宗卽位夏國遣使奉慰及進助山陵冬夏監軍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第夷山請降于青澗守將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孟名山小吏喜受之陰許歸欵歸欵二名山未之知也諤卽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訖言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若但以其衆來情僞未可知戒諤無妄動誘持之力詔訖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

納。詭言名山，誠能據橫山以扞敵。我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爲守。固爲中國之利。今無益我而啓西蠻，非計也。乃共畫三策。今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詭不協力，徒之秦鳳。誘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誘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誘擊敗之。詭劾誘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矣。十一月，种誘既受嵬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誘生事，欲棄綏誅誘。陝

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嵩言虜旣殺王官而又棄
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衆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
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
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命韓琦判永興軍
經略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
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而貶
种諤官安置隨州諱祚鉢送殺定者六宅使李崇貴
等以獻十二月諒祚殂于秉常立熙寧元年三月遣
摺運使薛宗道等來告哀神宗問殺楊定事宗道言
殺人者先已執送之矣乃賜詔慰之并諭令上大首

領數人姓名當爵祿之俟崇貴至卽行冊禮及崇貴至云定奉使諒祚常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入戶諒祚遺之寶劙寶鑑及金銀物初定之歸上其劙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旣而夏人失綏州以爲定賣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崇貴等罪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訃二月遣使冊秉常爲夏國主三月夏人入秦州陷劉溝堡殺萬原旣而進誓表乞班誓詔及請以安遠寨門二砦易綏州初朝議欲官爵夏之首領計分其勢郭達以爲彼必不受詔且彼旣恭順宣布以大信不當誘之以利秉常

激
變

果不奉詔遣都羅重進來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柰何反教小國之臣叛其君哉於是前議遂罷乃賜誓詔而綏州待得二砦乃還夏主受冊而二砦不歸欲且先得綏州遣問萌訛以誓詔來言及趙尚往交地萌訛對以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尚曰若然塞門二墻墟耳安用之遂罷詔城綏州八月表請去漢儀復用蕃禮從之三年五月夏人號十萬築闢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纔三千僕遺偏將李信劉甫種詠等出戰信等訴以衆寡不敵復圭威以節制親盡陣圖方略授之兵進遂大敗復圭懼欲自解

卽執信等而取其圖略。命州官李昭用劾以故違節

大誤制詠瘦死獄中斬信甫配流郭貴復出兵

卽入柵浪市掠老幼數百又襲金湯而夏人已去惟殺

其老幼一二百人以功告捷而邊怨大起矣八月夏

人遂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兵多者號二十一

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榆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

城下九日乃退鈴轔郭慶等死之夏人來攻順寧砦

復圍撫軍府州折繼世及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

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種誇在綏德節制諸軍

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遼戰怖不能下筆

顧轉運判官李甫公涕泗不已於是新築諸堡悉罷
將沒千餘人皆沒初朝議以新築羅兀城去綏德百
餘里偏梁險狹難於餽餉且城中無井泉遣人往視
之未至而撫寧陷遂詔棄羅兀城夏人進奉山陵後
期詔今先至永厚陵設祭後至闕奉慰帝謂輔臣曰
元昊昔僭號遣使上表稱臣其辭猶遜朝廷不先詰
其所以然而遽絕之縱邊民蕃部討虜故元昊嘗自
謂爲諸羌所立不得辭朝廷命不得而變西帥亟戰
輒敗天下騷然仁宗悔之當元昊僭書來獨諫官吳
育謂難以中國叛臣處之或可稍易以名號議者皆

以爲不然卒困中原而後賜封冊爲夏國主良可惜哉元豐四年有李將軍清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國母知之遂誅清而奪秉常政鄭廷總管種誇乃疏秉常遇弑國內亂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之會帝然之召种誇入對誇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禦不取則爲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朕以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爲之則士大夫孰肯爲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

進帥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帝諭以無其人
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旣無其人曷若已
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初夏人聞宋大舉梁太
后問策於庭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目不必拒
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
抄絕其餉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后從之宋
師卒無功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爲涇原經略使麟
州無井唯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夏人
每至圍城人皆憂渴死呂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倣
古拔軸法去其沙實以木炭壘土於其上板築立遂

包泉於中，自是城堅不陷，而州得以守。乘常殂于乾
順立生三歲卽位，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
歸我，陷執民當盡以給還。三年夏人攻德靖砦，諸將
米贊、郝普戰死。初哲宗聞夏人來寇，恭然笑曰五十
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_{得人}過一二砦，須去已而
果破金明引退。紹聖四年知渭州，_{得人}章案以夏人猖獗
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逼夏，朝廷許之。遂合熙
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以示
怯，而陰具板築守戰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於石門
峽江，且好水河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乘，案迎擊敗。

之三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
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
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元符元年冬十月夏人寇平
夏城章粢大敗之章惇與粢意同故言多見采由是
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偪夏
人及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矣徽宗卽位乾順始建
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蔡京秉政
使熙河王厚招夏國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云
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不聽京愈責厚
急乃遣弟詣保忠許之還爲夏之邏者所獲遂追保

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爲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
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金帛招致之
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
遼遼以成安公主嫁乾順四年詔西邊能招致者母
問首從賞同斬級今用京計也幽節夫在延州大加
招誘乾順遣使與請皆拒之又今殺其牧放者夏人
遂入鎮戎略數百口執知廓州高永年而去又攻湟
州自是兵連者三年遂詔河東節度使童貫爲陝西
經略以討之夏人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
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兵對面不相覩乃潛穿

壕爲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復屠之而去宣和元年童貫復逼劉法使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國主弟察哥郎君率步騎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不食而馬亦渴死多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益朱屹守兵見追之墜崖折足爲一別瞻軍斬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持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知軍李明孟清皆爲

夏人所殺。初，夏人陷法軍圍震武，欲拔之。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而宣撫司受解圍之賞者數百人，賈貴自去之也。十月，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投以誓詔，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強之使持還及邊，遂棄之而去。賈炎得而上之，之貫始大沮。欽宗卽位，四月，陷震威城，繼而金貴人兀室以數萬騎陽爲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時建炎元年也。是歲，金帥兀术回雲中，遣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約侵宋，乾順許之。迪問使，傳雲見金左監軍希尹于雲中，希尹以國書授雱爲夏。

國請熙寧以來侵地益彼旣奪其地乃責償于宋以報之二年呂頤浩言聞金夏交惡夏國屢遣人來吳玠調師古軍中宜令張浚通問以擇其情是歲餘覩謀結燕雲之人圖女直黎罕覺欲誅之余覩父子遁入夏國夏人以其兵少不納四年吳玠奏夏國數通書有不忘本國意五年吳璘奏西蕃三十八族首領趙繼忠來歸可用扼西夏右臂僞齊知同州李世輔謀執金帥撒里曷歸宋不克遂奔夏世輔父母親族在延安者金人殺之無遺類也九年夏人陷府州乾順以世輔爲鄜延岐雍等路經略安撫使世輔請兵

將報延安人役夏主俾先嗣別種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世輔擒之以報乾順乃爲出兵遣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等隨之世輔軍至延安撤里曷走耀州世輔購得害其父母者殺之東城聞金人降赦歸宋河南地乃說王樞等降宋哆訛不從世輔抽刀斫之不中遂納樞使人護送行在世輔以其衆三千人歸宋授世輔護國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賜名顯忠乾順在位五十四年殂子仁孝嗣時年十六詔還王樞吸夏國之俘百九十人紹熙四年仁孝殂子純佑自廩夷郡王安金乾順之孫開禧二年廢其王純佑自

立在位六年殂大都督府主遵頊立遵頊始以宗室
策試進士及第爲大都督府主嘉定四年立改元光
定七年夏左樞密使萬慶義勇遣二僧齋臘書西邊
欲與共圖金人復侵地制置使黃誼不報其後金人
南遷議徙都長安遣元帥赤盜以重兵宿鞏州夏主
畏其侵迫乃遣招討甯子寧赴蜀圖議夾攻秦鞏蜀
帥聶子述俾利西安撫丁焻答書勅將史嚴兵以待
十六年遵頊自號上皇傳位於其子德旺寶慶二年
遵頊殂丙戌德旺殂南平王兜立二年丁亥爲元所
取國遂亡初西夏曩霄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

張元與吳昊

卷之三

三